

占卜之用

黃文璋

司馬遷(西元前 145-90 年)嘔心瀝血完成的“史記”，記載自(傳說中的)黃帝以來，至漢武帝(西元前 157-87 年，西元前 141 年登基，在位 54 年)，那幾千年間中國的歷史。分成“本紀”、“表”、“書”、“世家”，及“列傳”五個主題，共 130 卷。其中“列傳”最多，有 70 卷。主要是描述各類重要或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及臨近中國的幾個國家，如朝鮮。但很特別的，其中有一“龜策列傳”(卷一百二十八)，既不是講人物，也不是講國家。

龜策是什麼？龜就是龜甲，策就是蓍草。龜策乃我國古代占卜的工具龜甲及蓍草。在古時認為烏龜與蓍草都是靈物，凡遇重要的事，便藉助它們來預測吉凶。“禮記”“曲禮上”有“龜為卜，策為筮”。卜及筮又是什麼？卜本為古人灼燒龜甲或牛骨後，由產生的裂紋，來推斷吉凶，常稱占卜，或龜卜。後來泛指一般預測吉凶的方法，便不一定要燒龜甲或牛骨，如卜卦。至於筮，則為古人用蓍草以推斷吉凶。卜及筮皆是在推斷吉凶，卜筮遂泛指占卜。古時的生活裡，可說離不開卜筮。

“龜策列傳”一開始寫著：

太史公曰“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，興動事業，

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！唐虞以上，不可記已。自三代之興，各據禎祥。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，飛燕之卜順故殷興，百谷之筮吉故周王。王者決定諸疑，參以卜筮，斷以著龜，不易之道也。蠻夷氏羌雖無君臣之序，亦有決疑之卜。或以金石，或以草木，國不同俗。然皆可以戰伐攻擊，推兵求勝，各信其神，以知來事。”

塗山即住在塗山的部落。相傳禹娶塗山的女子為妻，並生啓，建立夏朝。飛燕即玄鳥。“詩經”裡有“天命玄鳥，降而生商”。相傳黃帝曾孫嚳的次妃簡狄吞食玄鳥的卵而生契，契因輔佐禹治水有功，被舜任命為司徒，居於商地，為商人始祖。百谷即各種糧食。相傳嚳元妃姜原踩了巨人的足跡而生棄，棄為堯的農師，教民播種百谷。後來棄被舜封於邠，號後稷，為周人始祖。司馬遷指出夏商周三代的興起，都是先卜筮，且結果顯示吉，才勇往直前，以說明自古以來，聖明君王於建立國家、承受天命，或興辦事業前，莫不先卜筮，以助成善事。即使蠻夷外族，為推測戰爭是否能得勝，也是先占卜。只是習俗各有不同，或用金石，或用草木。換句話說，自古不分中外，治國都仰賴“寶卜筮以助善”。

由司馬遷特地立“龜策列傳”，即知在古代占卜的重要。不論現今或將來，都充滿著未知，充滿著不可測，但卻想知道如何做較好，導致從生活到治國，決策大多得仰賴占卜。這樣的在乎占卜，對後世有何影響？影響可能不少，底下我們就給一個。

前面說“史記”，從黃帝開始記載，一直以來，黃帝被尊奉為“中華始祖”。還有“炎黃子孫”之說，其中炎指炎帝，黃指黃帝，皆為中國傳說中，上古時代的天下共主。在“史記”的“五帝本紀”中，黃帝為五帝(黃帝、顓頊、嚳、堯、舜)之首。“五帝本紀”為“史記”的第一個“本紀”，其次為“夏本紀”，再來是“殷本紀”。中國人常自稱華夏民族，因夏朝為第一個朝代。我們還常說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化，及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。民國 10 年，國父孫中山(1866-1925)先生也曾說“中國有一個道統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，相繼不絕。”可惜不但黃帝僅為傳說中的人物，堯、舜及禹，甚至整個夏朝(傳說中約西元前 2070-1600 年)都很可能不存在。若從商朝(又稱殷、殷商，或殷朝，約西元前 1562-1066 年)立國算起，至今不到 3 千 6 百年。不妨就以 3 千 6 百年計好了，比起四大古文明中的兩河流域文明(大約始自距今約 6 千年前)，實在短多了。缺了夏朝，少了約 5 百年，但即使加上夏朝，也不到 4 千 1 百年。

所謂兩河，指的是底格里斯河(Tigris)和幼發拉底河(Euphrates)。這兩條大河的名頭可不小。在“聖經”“創世記”的第 2 章第 10 至 14 節說：

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，從那裡分為四道：…。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，流在亞述的東邊，第四道河就是幼發拉底河。

原來兩條大河都發源於(傳說中的)伊甸(Eden)。伊甸有個園子，一般稱為伊甸園，也是赫赫有名。“聖經”裡說，上帝

造出亞當後，便是將他安置在伊甸園。今日仍常說的美索不達米亞(Mesopotamia)，其意表前述兩條河流間的地方，乃古希臘人對兩河流域的稱呼，位置大致在今日的伊拉克。

兩河流域適合耕種及人居，因而此區域曾經孕育出蘇美文明、巴比倫文明，及亞述文明等，幾個古老的文明。我們僅舉一例，來說明兩河流域文明的輝煌。今日法國巴黎羅浮宮收藏的“漢摩拉比法典”(Code of Hammurabi)黑色石碑，為巴比倫王國的第六任國王漢摩拉比(Hammurabi，約西元前1810-1750年，約西元前1792-1750年在位)，約在西元前1772年所頒布的。此石碑是在1901年，被一支法國考古隊，在古埃蘭(在“聖經”“創世記”中稱為以攔(Elam))王國的蘇薩(即“聖經”中多次出現的書珊(Susa)，此古城位於今日伊朗西南部)所發現。石柱上用楔形文字銘刻法典全文。除序言和結語外，法典共有282條，共約8千字。要知整部“論語”，也不過才約1萬6千字。但“漢摩拉比法典”碑，可是產生於將近3千8百年前(那時商朝還沒開始)，不論從思想或藝術等，文化的許多層面來看，都實在很了不起。

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埃及，其歷史也比中國長多了。第一位將古埃及統一起來的是美尼斯(Menes)，約在5千1百年前，他創立了古埃及第一王朝。至於古埃及人興建造金字塔，已有約4千6百多年的歷史。一般認為是從第三王朝(約西元前2700-2625年)開始，延續到第十三王朝(約西元前1785-?年)。估計第十三王朝，約在西元前1千5百年前結束。所以現存的金字塔，問世大約都至少有3千5百年了。

其中胡夫金字塔(Pyramid of Khufu，又稱吉薩大金字塔(Great Pyramid of Giza))，是古埃及第四王朝法老胡夫(Khufu)的陵墓，約於西元前 2560 年完成。乃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中，最古老且唯一仍傲然於世者。而埃及著名的人面獅身雕像，約是在古埃及四王朝的法老卡夫拉(Khafra)統治期間(約西元前 2558-2532 年)，於距今 4 千 5 百多年前興建完成。至於著名的阿布辛貝(Abu Simbel)神殿，則為拉美西斯二世(Ramesses II，約西元前 1303-1213 年，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，約西元前 1279-1213 年在位)所建，完成於西元前 1264 年，也有 3 千 2 百多年的歷史。

曾有埃及人因公務到北京，工作結束便離開，北京有故宮、長城，及明十三陵等，值得一遊的古蹟很多，怎麼都不去參觀？他說在埃及，3 千年以下的不算古蹟。北京故宮是明清兩朝的皇宮，於 1420 年落成，約 6 百年歷史。明十三陵是明代皇帝的墓葬建築群。而長城的興建，始於春秋戰國時代。西元前 221 年，秦始皇(西元前 259-210 年，西元前 247-210 年在位)統一中國。西元前 214 年，秦始皇派蒙恬(約西元前 250-210 年)，將秦、趙、魏，及燕，各國修築的北方舊城牆連接起來。這樣說來，長城的歷史有 2 千 2 百多年嗎？恐怕未必。因年久塌方，現存的長城，乃興建於 14 世紀的明朝，至今不過 6 百多年。這些我們讚嘆不已的中華文化遺產，對埃及人而言，卻根本不算古蹟。

又印度古文明大約始於 4 千 5 百年前，晚於兩河流域文明，及古埃及文明，只是仍比商朝早。所以四大古文明裡，

中國是小老弟。

但堯、舜及禹呢？夏朝呢？堯傳舜，舜傳禹的禪讓政治；大禹治水 13 年，3 過家門而不入；禹將帝位傳給兒子啟，開始中國歷史上皇權世襲的夏朝；少康中興及商湯滅桀等，這些都是我們從小讀的“歷史”。而“野史”也不少，如我們今日喝的高粱酒，其發明也該歸功於禹呢！金庸(1924-)在“笑傲江湖”的“論杯”一章中，藉祖千秋的口，說出造酒才是大禹真正的大功，而非治水。難道一切都只是想像？令人遺憾的是，沒錯，這些都尚未被確認。即到目前為止，都僅是傳說。中國的“信史”，只能從距今約 3 千 6 百年的商朝開始，那時埃及人已快不蓋金字塔了。

所謂“信史”，即“較為可信的歷史”，乃指有同時期的文字記載，且有同時期的文物遺跡能佐證之歷史。即使這樣，也不過是“較為可信”，因那些同時期的記載，以及文物，說不定並不真實。至於後期的史料，當然都不算。假設有人說他系出名門，祖先在唐朝(618-907)當過大官。你好奇他怎麼知道，那可是 1 千多年前的事。他說祖父的自傳中寫的。你當然嗤之以鼻，即使是高祖父(祖父的祖父)的自傳，你都不會採信。甚至就算他拿出宣稱是唐朝時的遠祖之文物，你都不見得信。

“論語”跟“孟子”，分別是記錄孔子(西元前 551-479 年)與孟子(西元前 372-289 年)的言行，其年代比傳說中夏朝建國的西元前 2070 年，晚了至少 1 千 5 百年。因此都不是“同時期的文字記載”，無法用來佐證禹的存在。“史記”

完成的年代，則比“論語”及“孟子”更晚，因此即使其中有“夏本紀”，不論寫得再詳盡，都不能拿來當做真有夏朝的證據。歷史學家顧頡剛(1893-1980，1948年當選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)於1923年，還發表“大禹是條蟲”的論點。引東漢許慎(約58-147)所著的我國首部字典“說文解字”卷十五虫(即內)部：

禹：蟲也。從虫，象形。

及

內：獸足蹂地也。象形，九聲。

懷疑禹根本是古代神話裡的動物或神(蹂即踐踏)。另外，顧頡剛亦曾說：

時代愈後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。

通常是這樣，有如吹牛會愈吹愈大。

周朝時，起初人們心目中最古的人物是禹。春秋時代，孔子開始提及堯與舜。到了戰國時代，黃帝(傳說中生存的年代在夏朝之前)產生了。秦則有三皇(上古傳說史中的三位聖王，有幾個不同的說法，其一是伏羲、女媧，及神農，年代在五帝之前)。至此三皇及五帝便都有了。附帶一提，“史記”中本有“三皇本紀”列在“五帝本紀”之前，但早已佚失。秦統一天下後，君主名號該訂為何？頗經一番斟酌。嬴政覺得“皇”雖尊貴，卻有些虛無縹緲，“帝”則較實在，但似乎又不足以彰顯遠承聖賢大道之尊崇，遂將“皇”和“帝”

結合起來，因而有了“皇帝”這個稱謂。所謂功過三皇，德兼五帝。至於漢以後，則連開天闢地的神祇盤古也出現了。也就是到漢代初期，中國傳統的古史系統，便大致確立。即盤古開天，經三皇、五帝，然後是夏、商、周，接著是漢。愈晚能將愈早的“歷史”補起來，想來有趣。所以，即使如官方的典籍“史記”中所載，也不能盡信。

其實不要說是禹，連屈原(約西元前 340-278 年)都有學者懷疑是否真有其人，雖有關他的生平事蹟及文章，已流傳了兩千多年。胡適(1891-1962)在 1922 年“讀楚辭”中說：

屈原是誰？這個問題是沒有人發過問的。我現在不但要問屈原是什麼人，並且要問屈原這個人究竟有沒有？

你可能好奇，就算禹跟夏朝都只是傳說，那為什麼就相信商朝存在？這就得利於占卜了。此即之前所說，占卜對後世的影響之一。